

91岁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任大星逝世——

夜空又添一颗闪亮的星



茶色的大眼镜，总是笑呵呵，不管跟他聊什么，都会引来他一脸好奇的神情：“哦……原来是这样啊！”让与之对谈的人顿时觉得自己仿佛说了什么特别有趣或了不起的事儿。这是任大星给忘年交殷健灵的第一印象，也是所有同他交往过的人，都无比熟悉的表情和神态。

任大星的突然离世让至亲好友措手不及，然而说起他生前那些有趣的往事，聊着聊着，含着泪的亲友们又总不自觉地轻笑出

声。老人与生俱来的乐观、开朗，和直到90都未曾泯灭的童心，深深影响着他的家人、朋友和同行。而他留下的那些趣味横生、百读不厌的儿童文学，也将影响更多的大朋友和小朋友。

爱他的人们相信，他不曾离去，他永存心间。

只是昨夜，星空又添一颗闪亮的星。本报记者 朱渊



■任大星与副刊部首席编辑殷健灵是忘年交

亲友记忆中的任大星

□周晴(同事):时尚老顽童

《好爸爸坏爸爸》首发于2013年，是任大星写于耄耋之年的优秀儿童作品。“读他的书，你绝对不会想到这是出自一个老人之手，他和年轻人是同步的。”少儿出版社社长周晴说：“因为家里住得离我们出版社很近，早些年，任大星老师每天都会过来溜达一圈。他真是活到老、学到老，70岁开始学电脑，时不时来讨教我们小编辑，跟他们打成一片，很快他就会电脑写稿，能发邮件，手机也玩得很溜。”

□任雪蕊(大女儿):好爸爸，“坏”爸爸

正如任大星那本风靡图书市场的《好爸爸坏爸爸》的标题，任大星对任雪蕊而言也是“好爸爸，‘坏’爸爸”的综合体。

说他是好爸爸，因为他对子女的教育从不拔苗助长，也不规定方向。家里书架全面敞开。任雪蕊和妹妹至今感激父亲的是：“他用文学滋养了我们的生命，在那个不读书的年代，书倒成了我们的朋友。”“我爸最好的一点，就是不论我们得到多大的成绩，他都觉得是天大的了不起。记得初中时，我写了一篇小作文，爸爸觉得好，很夸张地跟老妈表扬我说：“看，我女儿居然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充满哲理，就算发表在人民日报也不为过。”

自然，孩子气的爸爸也会时常“使坏”。让任雪蕊记忆犹新的，是爸爸从五四干校回来带来的“见闻”：“他跟我们说，有天傍晚，他听到宿舍外闹哄哄，就走出去看热闹，只见海面上竖着一条烟囱那么高的蛇，这条蛇快速蜿蜒上岸，就那么横得一扫……吓得我们尖叫声。他这才乐不可支地说：“这都是我编的啦！””

(朱渊整理)

91岁高龄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任大星昨天凌晨在华山医院逝世。噩耗来得突然，加之因老人生前有嘱咐：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的“三不原则”，消息缓缓低调传开，很多他的好友直到下午才隐约听闻。

噩耗来得太突然

■少儿出版社社长周晴“真的仿佛当头棒喝！”少儿出版社社长周晴至今难以接受：“就在两个礼拜前，我才在延安路上碰到他，站着说了好一会话。那天赶着开会，我掐住了他的话头，现在想来真后悔，觉得他还有很多话没说完。真的没想到，那居然是诀别。”

■“小朋友”殷健灵 同样抱着些许遗憾的，还有任大星的“小朋友”殷健灵。认识任大星的时候，殷健灵18岁，任大星65岁，那是

在上海《少年文艺》杂志举办的获奖小作者夏令营中，小作者殷健灵还只是个高中生。一行人走在崎岖小路上，热心的小作者为拖着行李走得有些艰难的老作家提了行李，于是开始了长达30年的友谊。

和周晴一样，要接受任大星的离开，殷健灵也没准备好：“中秋前，我们还碰面来着。他爱吃月饼，尤其偏爱苏式月饼，往年我会快递给他，但今年因为帮他张罗着出书的事儿，我特地给他送月饼去，也是冥冥中的天意。在此之前，我们也有一年没见了。”

90岁还笔耕不辍

直到90还笔耕不辍的任大星，刚刚完成了新作《新娘今年十八》，殷健灵为他跑了几个出版社都没成，想着先给他申请上海文化发展基金的项目扶持，同时联络出版社，

想着成了再跟他报告好消息。“就在前天，出版社基本意向已经谈定了，文化发展基金应该也快要有了，我是想着要打电话告诉他的……”

就差了一步的殷健灵还是有些懊悔：“早知道，哪怕先把势头不错的进展告诉他，也让他高兴、安心。真的没想到那么突然的，中秋前见面时，他还好好的，精神不错、面色红润，完全估不到这么突然。”

生命质量胜长度

给任大星的女儿任雪蕊打电话是件艰难的事，父亲刚走，不知道如何婉转地同她聊这件伤心事。但出乎意料，任雪蕊听起来虽哀伤却没有声泪俱下的悲态，或许是遗传了爸爸的乐观豁达，她的话通透又实在：“爸爸走得又快又平静，我始终陪在他身边。作

为女儿，尽可能让他开心地、舒服地离开，就是最大安慰。”

按时间顺序，老先生的离开是因为19日午睡前不小心滑倒，20日送到医院……可早在前年11月，老人就被发现病情，家人在咨询了国内最好的肺科专家后，决定不让他接受任何创伤性治疗。如同专家的建议：“老人年岁大了，新陈代谢降低，细胞生长能力减弱，无谓让他多吃苦。在有限的时间里，给予他最高质量的生活，才是正道。”

父亲两年来平静如常的生活、依旧爱开玩笑的事，让任雪蕊觉得：“没有告诉他生病的事，是对的。”反正，他“饭照吃，书照写，天照聊”，只是恐怕不能像过去那样“舞照跳”。但那又有什么关系，被爸爸带着跳快三步的那些画面，已经永远印在了任雪蕊的脑海。

本报记者 朱渊

照片里的故事

用一杯茶时间听一场音乐会



昨日中午，香港广场南座一楼大堂意外想起了《加勒比海盗》、《指环王》、《狮子王》、《超能陆战队》、《权力的游戏》等熟悉的电影的旋律。恰好是午休时间，引得不少白领驻足聆听。铜乐工坊管乐团将音乐会递送到办公楼宇，是上海音乐厅为让忙碌市民也能走近高雅音乐的新招，也是“音乐午茶”品牌活动的延展。 本报记者 朱渊 郭新洋 摄影报道

普及评弹知识 传播中华文化

上海评弹团台湾校园行

明晚上海评弹今年力推的新编中篇评弹《林徽因》将在台北市政府亲子剧场上演，这也是曾多次赴台演出的上海评弹团首次携原创新编书目来台湾上演。前前两天，评弹团在大学和研究院一连举办四场讲座，受众从大学本科、研究生到博士生以及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评弹团团长安建国表示，因为《林徽因》讲述的是一个才女、学者的故事，所以把推广重点放在了校园。

进课堂

与以往一般概念的进校园做讲座不同，这次上海评弹团在三所大学的讲课都是作为学校的正式课程进行的，比如昨天上午在东吴大学的讲座就是沈惠如教授为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开的“曲选及习作”课的第一节课。也正因为是正式上课，而不是针对评弹爱好者或者有兴趣的学生，所以教室里听课的学生几乎全是零评弹基础知识的“白丁”，问的问题也有些“特别”。比如在师范大学，秦建国就被问到：“你说评弹书目非常丰富，到底怎么丰富，能否说一下？”秦建国说自己也无法说清楚到底怎么个丰富法，只好狠狠“吹捧”了下评弹：“戏曲中有的我们都有，我们有的戏曲未必有。”而在文

化大学，高博文则被问到为什么排了林徽因而不是陆小曼或者张幼仪，高博文表示排林徽因并不着眼于她与几个男性的纠葛，而是更多考虑到她在建筑学方面的成就，“她身上的正能量更多一些。”

说感受

面对不同的受众，评弹团两位主讲花功夫调整自己的讲课内容。高博文说：因为台下的学生几乎对评弹一窍不通，所以自己在讲的时候选了江南的园林、江南的生活方式以及海派文化等作为切入点，选的表演曲目也尽量是学生知道背景的，比如《白蛇传》《长生殿》；高博文说：虽然对于评弹来说，《珍珠塔》《玉蜻蜓》等作品更经典，但光要说清楚这些故事就要花不少时间。

秦建国则表示，以往来台湾演出的大都是“会书”性质，事实上用《林徽因》这样一个完整的大作品做推介效果会更好。“两所大学讲下来感觉学生对评弹并不抵触”，秦建国认为，传统艺术如果能得到更多的推介、传播、宣传的话，当代的年轻人也是能接受的，“多讲一定有效果，昆曲也是这样慢慢起步的。”

本报记者 王剑虹